

◎报告文学

神山秋韵

纪红建



的。那时，彭夏英还未满周岁。

后来，母亲改嫁，嫁到了生父的老家——神山生产队。彭夏英的老公张成德是重庆人，因为老家穷，到江西找活干，来到了彭夏英他们镇上。村支书做媒，彭夏英和张成德结婚了。

生下大女儿后，这个原本贫困的家庭负担更重了。几年后，家里又添了两个儿子。3个孩子，让她忙得不亦乐乎。在农村，虽然挣不上大钱，但只要勤劳，却遇上暴雨，房子被冲垮了。第三次是1998年。她到山上砍竹子，不幸摔伤，动了次大手术。老公身体不好，三个孩子要上学，她只得带伤干活，留下后遗症，腰撑不起来了。三次“灾难”，让她家彻底成为贫困户。但她和老公从没有放弃过脱贫的努力。

虽然她背驼了，但她的精神和意志更加坚强了。神山村地处黄洋界山脚下，最大的特点就是毛竹多。她和老公就做筷子，两分钱一双，夫妻俩每天三四点起床，晚上12点睡觉，一天能做3000多双，挑到30多里外的新城镇能卖60多块钱。即便这样，家里日子依然过得艰难。党的十八后，国家搞精准扶贫，机会来了。2013年，政府扶持当地贫困户养羊，一些人把羊养大就卖了，她却没有，而是把7只羊养到50多只。她说，政府送羊给她，她就要好好养，要脱贫就要养得多！以前共产党对她生父好，现在共产党又对她好，她没有理由不加油呀！2016年3月的一天，女儿回到家说，妈，开个农家乐吧！现在乡村旅游火热起来了，神山村还是原生态的，到这里来进行乡村旅游的人会越来越多。女儿在市里的宾馆干过，女婿在饭店里干过厨师，都有经验。第二天，全家人都行动起来。她和老公把原来放农具的房子全都腾了出来，并进行维修加固。女儿女婿到市里购置餐具、桌椅。很快，神山村第一家农家乐开业了。

让彭夏英没想到的是，她家当年就脱贫了。有政府的支持，成本又低，见效快。那年农家乐的纯收入是4万多块钱，加上入股村里的黄桃和茶叶合作社，有3000块钱的分红，全年收入超过了5万元。第二年，女儿女婿到井冈山市区开了一家餐饮店，她和老公完全接手村里的农家乐。自己搞，累是更累，一个快90岁的老母亲，她还是打过仗、受过重伤的老红军的后代。她很感动，站起来说，感谢大家的关心，虽然建档立卡时她家是蓝卡户，但现在已经脱贫了，她家的名额让红卡户享受吧，他们更需要帮助。她还说，她的身体慢慢好起来了，农家乐的生意越来越好，以后的生活会更好的。有了自

信，她的想法多了，目标也大了。两个儿子都在外打工。大儿子在山下建了个180平方米的房子，但因为在打工，很少回家住。她一想，这样空着太可惜了，何不开个民宿呢？于是，她投资进行装修，做出拥有8个房间10个床位的民宿来。山上吃饭，山下住宿。民宿虽然简朴，但价格便宜。她想，既然城里人爱到她的农家乐来吃土菜，也一定希望带点回家，何不卖点土特产卖呢。土鸡、腊肉、蔬菜现成的，只需准备好干净的包装袋就可以了。神山村自古靠竹子和茶叶吃饭，她又在农家乐门口摆上茶叶、笋干。老公身体不好，干不了重活，就发挥他会蹿活的特长，编些竹篮子、做些竹筷子卖。彭夏英说，虽然这两年因为疫情，乡村旅游多少受到影响，但她家的农家乐收入依然较为稳定，平均每月能赚上万元。

这个行走困难、直不起腰的女子，为神山秋色平添了一抹亮丽色彩。

三

秋色中，左香云的脚步更加从容而坚定。43岁的左香云，是神山村神山组村民，村里的致富带头人。与左香云深入交流后，我深切感受到，他这种自信来自他骨子里，来自这片土地。神山村是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的核心地区，光这个小组就牺牲了十多位红军。他的老爷爷（曾祖父）左桂林就是红军，在红军三十二团当兵，首长看他年纪大了，就让他当通讯员兼号手。1929年2月，红军三十二团与“会剿”井冈山的国民党军激战4昼夜，多次打退国民党军的进攻，但伤亡惨重。这次战斗中，为了掩护暗探的一个红军制药厂战略撤退，老爷爷冲到了最前面。冲的时候，连长不让他去，说你年纪这么大了，就待在后方。但老爷爷不肯，他说，不能就这么看着小伙子们一个个被打死，要为他们报仇。老爷爷刚往前一冲，一排子弹打过来，倒下了。牺牲的时候，老爷爷58岁，是全年年龄最大的兵。老爷爷不光自己当红军，还带着7个儿子中的3个参加了红军。但左香云的爷爷没当红军，他以背竹种田为生，是地地道道的农民。他父亲也子承父业，一直守候在神山村。

左香云1995年初中毕业后到镇上学摩托车修理。到2000年，他改做竹子工艺品。有人跟他讲，你看看人家，都出去打工了，你待在这山沟沟里能挣几个钱，能干出什么名堂来。但他依然坚持自己的选择，他有他的理由。其一，他是适应能力强的人，不太适应在外面跑；其二，他就不信，有手有脚，靠着自己的智慧和勤劳，就不能养家糊口了。井冈山竹子多，他就围绕竹子做文章。刚开始他用竹子做弹弓，后来他觉得只靠弹弓效益有限，于是慢慢转移到工艺品上来。这回他把师傅请上门来。刻苦加悟性，他的竹子工艺品越做越好，品种也越来越多，到后来就变成了没有不出的，只有想不到的。那时候路不通，电不畅，更没有快递一说。他只得骑着摩托车，把工艺品批发

艾亭的艾

王法艇

慨馈赠艾亭的风华。

每年的七八月份，因为梅雨，整个淮河水水量骤增，洪河的庄台（次级防洪大坝）时常被大水淹没，通常无人居住，便成决决水乡中辽远寂寥的深入。8月之后，河水跌落，舟楫往复，深入庄台，沿灌木织就的小路行进，惟余莽莽的绿色铺天盖地，成流翠的江山。

合理并巧妙地利用水退后的庄台，是勤劳的艾亭人民和滚滚洪河达成的深度默契。芒种之后，他们在农历的日历上打勾画圈，一切按照古老节气运行，甚至播种某种庄稼或蔬菜必须掐定在某个时辰，仿佛是神农氏在一旁指点授意。接下来的日子，他们等待庄稼或蔬菜沐浴毫无遮挡的阳光，等待禾苗顶破土层舒展力量，等待河水慷慨的营养赐予，等待时间的涵泳和濡养，最重要的是等待人们的检阅与收获。他们看天时，翻皇历，观察泥土的墒情。长河落日，猩红的火烧云映照河水。大平原的宁谧，被浓重的暮霭一层层地包裹起来，模糊成一团山水画的

黑白。

洪河在荣枯时节，横亘豫皖，大小不一的庄台连接两岸子民，摇橹楫迎亲嫁娶，徒步涉河串友访亲，安然度日。

艾亭沙土细腻，蓄水力强，肥力饱满，土地适宜种植温带大陆性植物，加之气候四季分明，这些植物大都根系发达，深入温热的土地深层，在四时常新的节点把果实举重若轻地馈赠人们。

芝麻是艾亭的主要经济作物。此地芝麻饱满，色赤，皮薄，加之艾亭特有的黏土厚重，水澄晶莹，亩产甚高，是当地的主要油料作物。农人夏日播种，秋日收获，冬日榨油。临近春节，艾亭街北的王树棠榨油厂的芝麻油香馥郁着整个集镇，远近闻名，不少河南、湖北、山东的客商都慕名前来采购，“王树棠”香油已成为一张艾亭名片。

九月初秋，绿已摇摇晃晃，一大片一大片金黄的叶穗映入眼帘，那是艾草和芝麻的光泽。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

可罗娜秋云

南希（美国）

美国的公园与中国的公园有很大的不同，它没有什么传统建筑，没有雕梁画栋。比如离我家不远的可罗娜公园，它只是一个自然公园，没有什么管理，它有一个很大的野湖，湖边有几块绿地而已。

中国的园林集建筑、书画、雕刻、文学、历史、园林艺术于一身，就像中国的山水画，充满了诗情画意。中国园林讲究造景的巧妙，善于模拟自然景色而不留痕迹，小至盆景盆栽，大至池水与假山；善于安排布局，艺术性的意境搭配，将水、石、亭、林、窗、门和盆景一一对运用，搭配季节变化与当地建材。美国的公园则很少人工建筑，管理的人也不少，根据地形建一些运动场、球场，风格粗放，一览无余。

我看惯了中国的园林，觉得可罗娜公园真是寡淡无味。然而它的特色，在于其间来来往往、肤色各异的人，还有湖上飘浮的白云。

周末的一天清晨，我踏着露水去上瑜伽课。浩瀚的蓝天上，睡着安静的白云。早晨的光线是含蓄的，身姿是谦卑倾斜的，它在叶子的边缘耐心地涂了一层金色粉霜，每一条绿色的脉络都清晰可辨。晨曦中草木潮湿，葱翠欲滴，仿佛一觉醒来，抖落了秋之，恢复了早春气息。我情不自禁地爱上了晨曦，其实是那每日可见的阳光，可能心情不同，总觉得是属于另一个世界。人们神态也截然不同，步子是悠然的，闲散的，邻家老太太提着袋子刚刚采购回来，犹家人穿着传统节日服装，白裙白帽白鞋，成群地走在街上，孩子们跟在后面，女孩白裙，男孩黑西服，形成黑白对比。

做完了瑜伽，神清气爽，我喝了一杯咖啡又出了门，随意走到可罗娜湖边。可罗娜公园四围湖岸，密密种植杨柳桃柳，亦间玉兰以紫带之。春时玉兰初放，绿草蓝天，桃柳烂漫，游人席地而坐，亦饮亦歌，喧腾扰攘。秋后游船甚盛，时值龙舟赛事，蓝天之下，白帆竞发，鼓声隆隆，如怒雷鞭之，湖岸助威者声震天，年年盛况如此。

加拿大杨树一派庄严地站成两排，肃穆的树冠状走廊通向可罗娜最著名的巨型雕塑。这里曾是1940年及1964年两届世博会的园地，当初世博会的标志建筑依旧完好保留着。白色的小鸟在绿林里追逐嬉戏，松鼠卷着灰毛大尾巴，在绿长椅上怡然地做着平衡木体操。小路上，迎面跑来一对健身的中国夫妇。巴基斯坦人在不远处玩板球，他们的白色球衣带着沟壑的郑重其事。另一群人正在铺开一张巨大无比的蓝色塑料布，坐上面吃喝玩耍，肤色深棕，看样子很像蒙古人。公园里的足球场是南美洲人的天下，场地总被他们弄得尘土飞扬。一个大脑袋小短腿的西班牙胖男孩在球场上骑自行车，小脸通红，小腿猛蹬，车技自如。这会儿，他把车子撂下，车轮还在空中乱转，他却已经跟一群小伙伴奔跑起来了。

随着太阳的浮升，金光变淡，已化为银光一片。走上一个临湖水榭，凭高眺望，一片辽阔的水面。此处游人稀少，白色长椅孤寂地守在岸边，刚才的热烈隐匿不见，乍现秋萧瑟。天空被灰色乌云覆盖，状如鱼鳞，又像罩着一条巨大而硕长、横贯湖面的灰网，这层灰网却也并不严密，在浅灰中散出滢泊的银白波光。烟云吞吐，湖面寂寥，微光下碧波透亮，白帆点点，美得令人晕眩，似雨后初晴那炫目的一瞬，又如婴儿明眸的透明纯净，令人想到张岱“且将秋水剪瞳神”的句子。

闭目入静。人生的色彩岁月变化也如日光变化。生命的不同阶段隐形的变化不易被感知，也不为肉眼所辨识。童年少年和青春是金色岁月，中年以后便化为灿烂的银光，银光日趋淡化而成白色。天与云、与山、与水，上下一白，是生命的原色，淡定、澹泊，纯净，像日趋寂静的复归，匿于无形。

离开可罗娜湖，乌云已散，湖上白云飞舞，似浮城，像远轮，如孤岛，又像幻境，如裂帛与重叠的岁月翻转，写着真实的虚幻、稍纵即逝的快乐。我正在等待的消息，像碧波下隐身的水草，隐晦难辨。秋天深处，是梦幻者云海云水的梦寐。

时至今日，在这大河奔流的地方，我看到的不仅仅是新农村的振兴，还有它的未来和愿景。在植物如艾草、芝麻生长的田间，我还感受到了乡愁的弥漫，民谣的萦绕，乡风的款吟。

艾亭艾草，美如蒹葭，它们是洪河甘澍与富饶土地的孪生姐妹，煌煌灿灿，崭露新枝，在大平原深处和谐荣生。洪河臂弯里的村舍和浪涛，在暖煦的阳光抚慰下安享快乐。大千世界的万千生灵，在这里汇集，在当地人殷勤的呵护下，一路花开，烂漫无极。

我的家乡艾亭，在百万比例的地图上一点小如芝麻的地方。

彼采葛兮，一日不见，如三月份。

彼采萧兮，一日不见，如三秋兮。

彼采艾兮，一日不见，如三岁兮。

一株艾草，居于诗经的王风深处，迎着沧浪的风深情歌唱，拔节生长。南朝学者宗懔在《荆楚岁时记》中有记载，五月初五“鸡未鸣时，采艾似人形者，揽而取之，收以灸病，甚验。是日采艾为人形，悬于户上，以避毒气”，可见“艾”有防疫之效。北宋时期，民间认为艾草还有招百福的作用，瑶州城郭在端午节乐贴“午时联”，联的内容大都是招财进宝、福禄寿喜之意，但也有这样的联子：“手执艾旗昭清廉，门悬蒲剑斩千邪。”寄托着人们向往干干净净的生活、痛恨贪官污吏的美好愿望。

艾草主要分布在洪河两岸的黏土上。洪河又名洪汝河，是淮河北岸较大支流。两岸五谷千重，花香欲滴，瓜果满眼，牛羊遍地，“走千走万，不如淮河两岸”真是如耶。

